



入 13
898
29



413
898
29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毛詩周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

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書叙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史鄭氏

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
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其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
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志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
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
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禮樂乃人
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
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時在周公攝政成
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
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
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
周頌事跡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
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
之時乃有其頌也今詩所無耳雅則孔子以前六詩
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
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叙列虞夏
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
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
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
之上問則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
者用後不可也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
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之法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
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
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
譜云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

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
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
天子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
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容狀也光被四
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蕭曰德至
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壽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
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
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
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
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
不覆壽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
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即
候爾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
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
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

歌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
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
歌頌述之以美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
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
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
廟祀文王執轡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祀成湯烈
祖祀中宗文王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者頌既治
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者頌既治
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
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
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
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
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
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與係於
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則所頌
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
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
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

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信公是也止頌德政
之容無復告神之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
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
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
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
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
案齊序云大封於南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
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載
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日敷時繹思我祖惟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叙武齊
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
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
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度量至此積三
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
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
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
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
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

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沒嗣位未
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
朝而見命尚書叙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
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
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
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
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
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
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
云得天下之權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
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事也末則亦五年之事
也明堂位曰昔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
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
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

詩卷五

四

卷五

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
事相况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
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
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
王之後來助祭則在明堂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
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
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來
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
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
有警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
觀之即告也合各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
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雍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
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來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未
觀厥成以此考之若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
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
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
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
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

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云
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
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
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
臣謀事稱未望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
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
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在傳亦云烈文成王初
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叙者得為武
王之事但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
為頌故不可必定也意喜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
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芣曰萬億及秭良邦曰其
崇如壙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
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
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
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
澤賓尸說禴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
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
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

詩疏卷之二

五

禮記

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
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
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
政歸功成王歌其先入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
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制禮之事不為
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
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
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
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
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
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
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
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
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
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
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
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
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也

武王之持彊道致年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
也由稷以致年麥年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
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
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
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
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
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說
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
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
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
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
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
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
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
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
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秋報故
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禮卑於郊宗告祭故

詩經卷之二

下

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
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
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不以文王得用師之
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
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
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以風雅觀其大歸
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
之什言助祭所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
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
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
告祭之文無明昭震墨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
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綠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
繹禘為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猶論難以
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
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
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致謚之言藏身
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

神言日月星辰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入焉
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
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
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
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殺以降命也殺之言效鄭云
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
賞以春夏刑以下教令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殺
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
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
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
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
辯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皇物二曰川澤宜膏物
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
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
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君川渚者不使居中原
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藏身即
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民也故鄭云效
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

寺流九之二

一

卷

天亦政之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
文亦政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
社廟下於人君也降於祖廟而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
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而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
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率而上之至於祖
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於民山川降於山
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
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與作
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
云謂教令由五祀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
中雷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
之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為門戶矣行
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
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
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曰龍廟祭先祖亦入
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仁教山川所
以備鬼神五祀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
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
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禮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
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
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郊土地
之主土地生物而祭資天所利用祭之而見有地利
云列地也利也物雖資天所利用祭之而見有地利
之地也為利也博故言其所生其見在地也所以將地
下不言祭象上祭文祖廟有利不言其義其仁可以總
五祀本為制度而祭文祖廟有利不言其義其仁可以總
川亦有神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賓鬼神言賓敬
山○又曰禮行於郊而與本仁本職焉禮行於社而百
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百

詩經卷之二

東

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若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入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于孫而服於若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價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畧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循節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備節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教，象天地羣神之為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

美報乎。故人君必察其牛羊繫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周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取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特遇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時既舞之，故清廟經曰：肅雍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也。舞之，故清廟經曰：肅雍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雍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也。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聳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聳見澤及朝廟於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而承謀廟於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

詩疏卷之二

兼文

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
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德之等皆不論神
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
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
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
執競誰武酌齊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
鷺豐年替有替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
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等
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為制度無其
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之祭為制度無其
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祀亦無者以天神方澤之感
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
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
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
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
肅雝鳴鶴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能厚行之
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

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
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
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也三
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誰為四年
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
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

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洛音
雒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

詩卷之九

樂

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
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
不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如復見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
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
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
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
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
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
官匠人所謂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
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
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案鄭
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
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
云象貌為之者文王以紂尚武初定天下其
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
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
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
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
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
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
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
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作洛誥如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
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
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
六年明此朝諸侯與
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

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正義曰經云秉文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對配之義越於釋文王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有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駿奔走在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

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

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

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駿音峻下篇

見厭於豔反下○駿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

同與音餘下同○釋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

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

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

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

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祭之意也見

承於人上或有字○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釋

集注並無不字○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釋

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

詩疏

一四

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
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
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
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
身雖死其道尤有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
言奔走之德承順文王之德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
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
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
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

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此疏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
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
王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以告文
王之廟言今已太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
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
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告太平
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
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
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
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
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
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
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
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
其素意而告之真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
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

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
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就之時其
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
禮亦應頒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
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
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
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為
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
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美周之禮也 **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

不止行而不已 **疏**維天之命○毛以為言維此天所
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
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也

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
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
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
其當歛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
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
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
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傳**
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聞齊王以孟
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蓋
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孟子弟子蓋
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
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
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
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
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
也定本作為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
思論詩於穆不已之義蓋取其說不似此傳雖引仲子
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不似此傳雖引仲子

詩經卷之三

三

詩經卷之三

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命猶至不已。中庸引正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於乎不顯文王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傳**純大

假嘉溢慎收聚也。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

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歛之以制法

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溢慎市震反本或作

曾孫 **傳** **成王能厚行之也** **傳** **成王能厚行之也** **傳** **成王能厚行之也**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

維今也。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疏。純大至

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

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歛聚之義故為聚也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

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

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

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歛

東天學

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
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
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
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
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
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
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
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
承我明子成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
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
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
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
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
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
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
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
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

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
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行不
忘率猶舊章是也○曾孫至維今○正義曰儀以
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法
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會重也
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
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聃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
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
各有施不
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刺七○**疏**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

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
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由彼五

詩流九之三

三

東天

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必太平乃為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其作者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為名故解其各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為人子者責其戚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俱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成二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名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箭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箭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箭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

詩經卷之二十一

三

一

樂記

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
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
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
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
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
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
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
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
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
容一升一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
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
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
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
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傳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

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緝七入反疏維清緝
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
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清靜光明無敗亂之
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
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
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
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
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
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
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
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
俱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箋緝熙至五伐○正義曰
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
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
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
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
伐邦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是肇禮傳肇始禮祀也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

伐也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

始禮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禮祀祭也是禮

祭為祀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侯我應云枝伐弱

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

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何以何年初祭

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

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

而巳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

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

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

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

證禮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禮祀之成文彼迄用有

文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禮也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成維周之禎傳迄至禎祥也云文王造此征伐之

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成維周之禎傳迄至禎祥也云文王造此征伐之

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詩流

十一

余記安刊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直
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
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
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
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
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
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
不以為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
之也。臣工序云遣於朝此不言遣者彼勅之後使
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
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
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總之。○新王至嗣位
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
○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
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
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

時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直
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
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
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
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
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
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
不以為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
之也。臣工序云遣於朝此不言遣者彼勅之後使
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
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
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總之。○新王至嗣位
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
○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
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
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

詩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余記安刊

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
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
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備祭羣廟
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
禮禘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
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
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
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畢
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編告羣廟
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
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傳烈光也文

王錫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
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濟

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

注下皆同社音恥疆居烈文辟公。毛以為成王
良反竟也傳直專反。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
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
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
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
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特令其子孫得常安之
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
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
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
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
王武王愛汝先人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
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
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
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使訓導之不顯
乎維是有德若能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
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

任賢人能以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
乎我之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
侯公辭兼成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
章者百辟卿士與群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
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
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
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
王家其必龍而益厚之謂增其辭命加之土地也汝
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
繼世有位得其次序有殊勲異績其出於外而居之
汝等富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等無
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鄰國
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
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
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帝王
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至錫之○正義曰烈
光至錫之○正義曰烈

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
爲此辟公也古之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
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文王之錫故言
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之錫矣傳以錫
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之愛諸
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
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傳**惠愛至天位○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
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
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
此既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戒諸侯
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
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
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
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
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
天之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之**無封靡**
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詩經卷之三

三

無封靡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傳封大也
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傳云崇厚也皇君也無
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
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
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
之傳累劣偽傳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
反下同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與長為類則
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
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義故
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
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
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
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武功則

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
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叙緒也則繼父祖之胤緒也
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
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傳崇
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
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耳
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則是有功王者之於
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
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
倦也言大功者為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級功
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功之謂卿大夫之子為卿大夫
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
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
而封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於乎前王不忘傳競彊訓迫也前王武王也傳云

詩卷之二十一

十五

卷之二十一

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
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
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
之不忘音導道音導也音導競疆至音導王音導正義曰競疆釋言
也成王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
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
○無疆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疆則四鄰畏威
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
諸侯勤之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
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
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下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
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
大夫則法其所為也又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道
勤德之事故人稱頌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

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音導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

盤至不窳音導大音泰大王大祖皆同盤音導天作七
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
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
力故因此祭祀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
時之祭祠禘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
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
大耳以下上及后稷一八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
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
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
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

詩流

七

樂文

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先王至不密。○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辯之也。諸盤至不密於時。並為毀廟。唯禘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故除后稷而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禘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為禘。若鄭以禘禘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禘也。天保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禘祭。作序者。言禘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天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其宜反。道音見反。爾雅。天作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彼貧反。疏。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住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為大也。○

詩疏卷之三十一 二

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鄙，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禮櫻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各自相對為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聚聚。

之鄉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鄙也。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彼作矣。文王康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為六也。

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云彼彼萬民也。

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可六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
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孟
反下徐易曰皆同倭古卯反乾其連反巡苦魂反字
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
叅訂時驗謂平比之子孫保之。○釋詁文。○正義曰
也字詰云云訂平也。○彼徂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
至其德。○正義曰彼徂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
皆行故行爲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
矣。○即繇詩所謂日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官
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
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倭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倭
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蓋賢人之業
皆繫辭文也言乾以倭易故爲知坤以疑簡故爲知
人能倭易則其情易知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
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

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
事無功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故有親則可久由
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
可廣大是爲業有所就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
事德業而已易簡爲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
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
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並之道則此二王
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
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則不可入名而
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入名而名故
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名而名故
賢以爲各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
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
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
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叅訂時驗是訂
爲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
立卓爾是卓爾爲高遠之稱

詩疏

卷

卷

天作一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毛詩周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昊天有成命七句。正

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摠言郊祀也案禮祭天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

詩卷十九之二

魏文

日至於地上之園立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立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
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
於立不雍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
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
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
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
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
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
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
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
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
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
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
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無
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
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
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
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
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况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
于况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
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
同已則是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
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
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
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
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卧始於信順

詩卷之二十一
三

魏文

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
既安又能篤厚其心而為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
而祭而歌之。○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
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
唯文武耳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
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
命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
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
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
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
命靖和也其始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豐厚也肆固
也靖和也其始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豐厚也肆固
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
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
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此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

此詩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
成王非謂周成王之嫌章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
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
是以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昊天至暴亂。正義曰
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
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
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
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
既有所信必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
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
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
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
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
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已上行既始
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為

詩經卷之三

三

學文

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
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
之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

靖和也傳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
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

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
平○單都但疏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

也肆故也則是聲相
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

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也
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
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
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
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
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
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季禮曰大饗不
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
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
今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
禮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
祭月必有以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
在明堂又法王於明堂是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
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
堂之祀則法王於明堂是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
注告其帝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
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

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
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
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
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
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
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
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
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
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享五帝非迎
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
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
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
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
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種之牲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傳將大享獻也
箋云

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摠享五帝明不用
全烝而已論語云取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
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一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
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
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
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後稷配也吳
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
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
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膾有天

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
○將如字享許丈
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膾徒
○為我將我享○毛以
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膾
○為周公成王之時

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其佑助之
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其佑助之
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
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
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
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
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將字別次四句云
道以爲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
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於
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受此福於文王此
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福也餘同
○傳將大享獻。正義曰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
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
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
神也牛羊充盛肥脂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
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傳碩肥脂謂其
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
蠹也謂其備脂成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

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
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
祐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
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而連牛羊
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
於明堂則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
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牲矣而得
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
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
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
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
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
非祭天當謂燂燎祀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中司命之等有羊也。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云
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

詩元九卷

禮記

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反毛大也。○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擬字皆訓為大。此擬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之乃大也。正義曰：靖，治也。助而歌饗之。○靖，治也。而福之。○與之以福，是受福。曰：擬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方可以象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我將一章十句

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時邁巡守告祭距窳也

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

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巡

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土佳反，說文：字，林音。

作柴，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及徧音。遍音。

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

至干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

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祭

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

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

于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戰

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

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

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誅
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
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
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巡守至羣神○正義
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禪諸侯以
為邦國今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
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焉以
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
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
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
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吉
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
事萬機耳日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
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
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
時自巡之大小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
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

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
月正日回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
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
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以進律是其事也
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
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
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
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云柴祭天告至
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秩其所在以尊卑祭至
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
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
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
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禪言禪而巳
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
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者每
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
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

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
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因名山升中于
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
天而鳳望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
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
祭天告以諸侯之成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
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何必不
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告之
義也始受命之時必於泰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
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
必於其上何因高山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
也下禪梁甫之山其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
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
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
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
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
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

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是
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參
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
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
傳所說非也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上帝禮於六宗
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禮於六宗
望於山川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上帝禮於六宗
秩於山川而已不言編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
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
而望祀不言編羣臣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
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隴山喬岳不言
墳衍丘陵是必不編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
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文而後人遂增
六宗何知當編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
耳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暋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

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傳云薄猶甫也。甫始

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

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

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

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

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

知音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

其出也。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

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

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

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

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

國。而使入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

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

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

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

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

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

其功甚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大樂。而歌之。信哉。

也。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

也。傳邁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

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惜音。義同。釋詁。云。柔安

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薄猶至美之○正義曰朱首傳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義曰朱首傳云薄辭箋云薄訓甫爲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吳天之下故知亦是吳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武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爲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爲天所愛復爲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巡守之無不服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

台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其戒令滋嚴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會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會猶大司馬樂言大會樂大合樂者編作六代之樂則知大會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蓋明序下之義無偏於羣神也允王維后摠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美也明昭有周武序在位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

詩經卷之三

十一

東漢書

也。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

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

之效也。傳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

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

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

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傳明見至之效。正

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

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之人用次第處位

故也此經二句覆上右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佑序載戢于戈載慶誓弓矢。傳戢聚。慶韜也。云

之效驗也。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

震疊之效也。戰側立反。慶音羔。戰聚。慶韜。正義曰戰聚

韜。性刀反。復扶又反。正義曰戰聚。慶韜。正義曰戰聚

也。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

雅反下允王保之。傳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

保此時夏之美。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懿

肆者張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自此求彼之辭故

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武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

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

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

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為樂

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鰲夏生云夏大也樂之

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

詩卷之二十一

言二十九之二
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
夜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
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
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
之大者皆
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

服也。疏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
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
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
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無競競也

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

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

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

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疏執執

○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
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
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
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福之事武
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
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
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
樂嗶嗶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
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
大於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

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與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傳競強至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求言孝思應候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傳自彼成康用絕也。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傳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

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傳自彼至明察。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云明明斤斤鍾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

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傳嗶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

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嗶華彭反徐

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筦聲行貌穰如羊反一又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

詩經卷之二十三

反重也又音疏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
服重直用反疏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噲樂也穰穰福也舍人
曰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噲樂也穰穰福也舍人
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
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
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
定本作覆疏武王至福祿疏正義曰箋以文承奄
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
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緘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天子緘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緘辭也
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
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
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
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
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
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
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

餘舞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
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
食之饌此不言杰稷牲牢唯云聲
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

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
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
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
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
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
祭祀不說后稷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
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
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
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

云克能也立當作粒丞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

百穀丞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

其中者言反其性也○丞之丞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

刈鄭注尚書五蓋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又音

反本或作艾音同○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

此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

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

之牟麥正以年麥遺我者常意所命用此而后稷養天

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

於是有天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

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爲粒率爲循其文義大

同○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

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

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克能至其性○正義

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丞民與尚書丞民乃粒事義

正同故破立從粒丞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此詩周公所

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

公思之非謂備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俎

官種也時讀曰薛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

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丞民乃粒

詩經卷之三

三

食授以水之衆食謂魚鼈也粒米也又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承民乃粒萬邦作乂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牟麥率用也。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乂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

夷字 作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麩音同牟字或作
大麥也廣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疆居
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
唯季反下同涘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傳牟麥率用○正義曰孟子云麩麥插種而擾之趙
頃注云麩麥大麥也說文云麩周受來牟也一麥二
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猶自也由自
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貽遺至之德○正義曰
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
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
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
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以燎之注云白魚入
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
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
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
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
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鬼五至
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
猶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
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

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鳥
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
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
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
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
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
小中侯合符后天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
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
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字魚又消蓋其鱗甲之
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又消蓋其鱗甲之
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矣以燎不言迴舟
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
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
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
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
正以此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後稷養天下之功言后
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
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廣

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
天下之辭也信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
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上境也此與時適
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
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說鳥以
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
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
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
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
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常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傳嗟嗟勅之

也工官也公君也變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

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

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

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疏嗟

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大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臣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本赤鳥所與俱來之年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
謂得此年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
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
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
可命我衆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鑄之田器勤力以事
農畝於父必多錕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故云嗟嗟勸之非訓為勸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
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
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
理也咨謀釋詁文姑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
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不純臣於諸侯
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
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
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
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勸其下諸官
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

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
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
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
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
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
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
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
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
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
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
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
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主為獻主
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太行人又云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
行人云几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
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
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
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獻

詩經卷之三

三

詩經

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君君臣並勅而以爲獨勅其卿大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麗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

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廟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爲是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耒力對至執兵反耜音似措七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

○正義曰此所以勅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
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蓋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
說天子耕藉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
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
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
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
諸侯耕藉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
常見勸農之事故勅之也不勅御人偏勅車右者以
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勅車右明其衛君
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三載御在中央明其
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未細
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非農人
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艸蔭中為莫
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
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
具田器農耨謂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
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造之
若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來朝而造之

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
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雜記
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樂用七月則祭
用之夏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
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注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
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之秋
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
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
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過故勅其
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
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
猶柰何也當柰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
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
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
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傳康樂也

詩卷之七

十一

卷之七

○

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故我周

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

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鳥注同

洛下同見○**完**康樂○正義曰釋詁文○**完**將大至

賢通反○**完**豐熟○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

歎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

受其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

是其為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

又為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

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

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

德賜之豐年至今月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

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

稷麥並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

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

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

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

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

注云黍稷稻充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

與連接者**命我眾人庠乃錢鋪奄觀銍艾****傳**庠具錢

言之也**鉞**鋪鑿銍獲也○云奄又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

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音傳奄鄭音淹王徐並如

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珍粟反艾音刈鉞七造

反何士堯反沈音造世本云垂作鉞鑿乃豆反或作

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

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字詁云

寺疏九之二

十三

短

籛也此則銚器可以獲禾故云銚獲也
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銚截穎即獲也
義曰序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也說文云
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
鑄田器也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草也本云重
作釋器云所斷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
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
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
入苗間此云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
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銚獲禾也
說文曰銚獲禾短鎌也然則銚器可以獲禾故云
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銚然後成
農是三耨皆田器也菴父觀多正義曰釋詁文
彼菴作淹蓋鄭讀爾雅以菴為掩故也王肅云菴同
也毛於執競之傳以菴為同言同
多銚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云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於其反意音禱禱丁老反又丁
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
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
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
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
而述其農事也祈猶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大
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
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
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
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
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
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
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

詩流九之二

古

夏禮

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
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
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
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
在孟夏之日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
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
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
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
夫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
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
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
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二祭可
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為祈穀
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上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
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祀之
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

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
籍田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
與祈穀為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
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
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
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摠祀五帝矣郊
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
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
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
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太微之一
不言祈穀摠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
相對之例序者
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傳噫歎也嘻

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

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

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

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况反。

云毛如字。○噫嘻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

被皮寄反。○所戒勅者。成是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

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

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曲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

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

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

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趨農十千人。維為配耦。恐其。

失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

為之祈神。殷勤戒勅。故美。一歌之。○鄭唯噫嘻二字。

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為一。一更主之。實有十千之。

噫其說在箋。○噫噫歎至王事。○正義曰。孔子承見。

篇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盡之矣。則。

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勸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

非訓噫嘻為歎勸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

勸之。○噫噫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噫之下方美。

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大乃在下句。則噫噫之言未。

是勸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哀多美。

大而為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

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

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

詩卷之九

十一

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
言云峻農夫也峻即臨風小雅及春官籥師所云田
峻者也田峻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駿發爾私終三
之農夫故知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
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
極其望也
發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
萬夫之地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為

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
數
本無一發字發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
域反澮古外
反廣古曠反皆勅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
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
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
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今民知君於已之專則
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
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
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為大故云大發
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
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
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
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
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二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意也
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

之是為極望也。駭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
速疾也。駭速也。轉以相訓。是駭為疾也。冬官匠人云
一耦之伐。發地也。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
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奔音。義同
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駭發爾私。終
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
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
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勅終已。境界故指言
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
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
此三十里者。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
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
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
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峻田大夫。峻即此農夫也。
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
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

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善凡治郊外
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
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
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以通大車。其百夫。有
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
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
澮。上即有一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
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
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
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里。
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里。又
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
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
之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
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

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血倍溝廣二
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
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橫血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
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
還據遂中鄰里鄩鄩鄩鄩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
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
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
於畿則中雖有都鄩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鄩與遂同
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
人鄩師每鄩上士一人鄩長每鄩中士一人鄩宰每
里下士一人鄩長五家則一鄩計四縣有二十鄩百
鄩四百里二千鄰則鄩長以十合有二千五百二十
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
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
血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經畛塗道路所容於
區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以南晦圖之遂縱溝
橫血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晦於畔上

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
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澮也澮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餘外
北之畔即澮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餘外
畔其間南北者九澮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
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
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
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遂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
外必有大小川澮之且川者
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775